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六十五至卷七十二

三才圖會卷之六 雜考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五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論二

知人論

嘉祐二年作

考制度習威儀辨牢餼之等詳籩豆之數此宗人之職也察清濁別正邪協律呂之音肄綴兆之容此太師之職也練士卒簡器械戰必勝攻必取此將帥之職也明法令審獄訟禁彊禦誅姦回此士師之職也豐衣食衍貨財通有無紆滯積此司會之職也便舟輿利器械守法度禁淫巧此工師之職也考龜筮占祲祥相吉凶視休咎此太卜之職也謹蓋藏吝出納治文書精會計此

府史之職也若夫選賢而進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賞
敗官者誅此則人君之職也夫天下至廣也兆民至衆
也萬機至繁也而天子兼而有之必將以一人之耳目
智力爲之則所及者寡所廢者多矣是以明主擇輔佐
以論官師論官師以正羣吏正羣吏以和萬民則治約
而事無曠矣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
言君明則臣良矣良則事康也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
宅乃準茲惟后矣又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
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
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此爲人君急於知人緩於知事也魏文侯與田子方飲

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
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
於官也是以笑荀子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
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以使夫百吏官人爲也不
足以是傷遊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
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人主者
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四
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
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
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
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

人爲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統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自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恭已而已矣由是言之人君之事守莫大於知人也昔者舜導百川不如禹殖百穀不如稷布五教不如契聽五刑不如皋陶典百工不如垂典山澤不如益典禮不如伯夷典樂不如夔然而明此八者之本能知其人而任使之者舜也譬如車之有轂宮之

有棟人之有心此羣聖所以爲之役而歸之功也嗚呼
帝王之事美矣大矣固不可得而言也齊桓公兄弟爭
國暴於豺狼閨門不治甚於狗彘然獨能知管仲之賢
舉國而委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是以兵車之會三乘
車之會六指麾左右而諸侯莫敢不從後世言桓公者
徒知其賢而不復知其惡也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季
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佗治
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齊文宣帝荒淫狂
悖甚於桀紂然而知楊愔之賢悉以國事委之時人以
爲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凡此皆淫昏暴亂之君也徒以
能知賢人而用之大者以霸其次以安小者以存況乎

以聖君而用賢臣是猶王良之御六驥逢蒙之關繁弱
孟賁之揮干將何適而不達何射而不中何擊而不斷
哉或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則既知之矣抑以堯之聖而
失之四凶孔子之聖而失之宰我子羽夫人豈易知也
哉曰是則然矣夫射者必志於的弓矢既調專精審固
而發之雖或不中亦鮮矣與夫冥冥而射者不猶愈乎
昔臯陶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肅擾而
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
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
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孔子曰視
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李克

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是亦知人之術也顧人主不深察而已矣

三勤論

揚子曰民有三勤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愚謂勤民者一未嘗有三也何則吏者民之司命吏良則民斯逸矣未有吏善而政惡者也亦未有政善而吏惡者也度吏之才而任之者君之政也形民之力而用之者吏之政也吏苟得人安有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者乎故爲人君者謹於擇吏而已矣他奚足事哉

十哲論

慶曆二年作

十哲於經無見而學者多稱之國家祀孔子十哲則祀於堂上其餘門人祀於東西廡下俎豆之數皆異焉愚竊爲過矣是十人者孔子雖以四科第之非謂門人之中唯十人爲賢也至於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豈謂唯此四人爲不肖邪以此觀之尊十哲非孔子意明矣必若以一善取之則門人之賢者非止十人也以盡善取之則德行之外未有無過者也孔子謂宰我曰朽木不可雕於予與何誅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謂冉有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謂子路曰由知德者鮮矣謂子夏曰商也不及

然則豈爲盡善邪又十哲之外孔子之所稱譽多矣曾點與子路冉有俱侍坐各言其志而孔子獨曰吾與點也曾參以至孝顯孔子爲之語孝經又謂子賤君子哉若人然則十人之餘豈可盡誣邪且政事言語文學之高者不足以當德行之卑者是十人者其中固有差等矣豈可爲之一槩耶

四豪論

慶曆二年作

戰國之時天下禮義消亡下陵上替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陪臣之間有能約身抑志尊賢養士不愛煩費以樹聲名者齊有孟嘗魏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雖不能以禮義佐其君以政教和其民合於至公槩於

大道然自奮於濁世天下談士異口同舌咸謂之賢銓
於四人臧否優劣亦可聞歟論者曰凡人臣者上以事
君中以利國下以養民釋此三者非人臣也臣而不臣
聖王當世必爲誅首孟嘗君養士賴匿亡命廢公法樹
私恩媮采名譽以竊國相之位迹其行事皆爲身耳非
能爲國與民謀也至其晚節遂挾仇敵以覆宗國保薛
中立自比諸侯臣而不臣孰甚於此春申君進書秦宮
解楚國社稷之憂縱楚太子而自以身當不測之誅智
勇忠信有足稱者至其柱石楚國權寵無貳割江東之
封窮僭奢之樂十餘年閒楚國益弱又納邪人之言造
姦僞之謀亂其國嗣洿敗王家方諸田文罪又甚焉終

爲李園所襲身首屠裂則其智勇忠信果安在也平原君行事大倣孟嘗至於貪上黨之田致邯鄲之禍遂至國家大敗社稷幾亡於以知其智謀尤出數子之下也然趙奢戮平原君之客奢諭釋以公義而平原君薦奢於朝卒著功名且平原君臣人之節終始無虧此其賢於孟嘗春申遠矣信陵君以母弟之親卿相之尊抱關鼓刀之人親執馭而事之詘而不恥勞而不倦非有高世之材孰能如此且向使侯生朱亥皆實庸人公子雖事之如是不足稱也然公子所以降身詘志者審知二子之賢耳以區區之魏惴懼之衆當秦乘勝十倍之兵一戰却之邯鄲全六國安信陵君之功也秦乘公子之

去魏急攻大梁公子一悟毛薛之言翻然易慮歸救宗國復破秦軍閉諸函谷可謂能矣魏王信讒猜阻公子公子遂滅迹酣飲全身遠害以其壽終可謂智矣智能如此而又守之以仁行之以恭必若采善於亂世論賢於俠游則彼三人者蔑以加其上矣故校其臧否當以信陵爲首平原次之孟嘗又次之春申爲其下矣或曰無忌盜國兵符矯殺晉鄙以赴平原君之私交雖有功於魏非忠臣也何以賢於三子對曰趙魏唇齒之國以虎狼之秦攻危亡之趙趙亡則魏斃理勢然矣魏王不達事宜徒畏強秦之空言坐擁盛兵以觀成敗計之大失無過於此故無忌矯奪其軍以救趙非獨赴趙之難

亦爲魏謀也奚其不忠哉漢高祖過大梁輒祠信陵君爲置守冢者彼三子則皆無旌異高祖英主也蓋有以知之矣

管仲論

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爲莫

已若也朱紘而鏤簋反玷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揚
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
之矣

荀息論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
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
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
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
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
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

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廉頗論

慶曆五年作

世稱藺相如以區區之趙抗虎狼之秦秦雖彊暴不能陵趙者相如之功也謂其賢於廉頗愚竊疑之何則秦之所以不能陵趙者以其國治兵彊也固非口舌之間所能抗也然則國何以治兵何以彊豈非廉頗在其位邪趙得和氏璧秦王聞而欲之請易之以土田相如奉璧銜命而往秦王欲彊取之相如抗節不撓視死如歸卒欺秦王而歸璧於趙以是爲相如之功噫又何足稱